

2. 妇女的工作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区域，女性都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¹。她们的角色在各区域及区域内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随着经济和社会力量推动农业领域逐步转型，她们的角色也在快速转变。例如，提供高值农产品的合同农业和现代供应链不断涌现，这给妇女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同于男性，主要因为妇女承担了不同角色和责任、面临的制约不同。

农村妇女打理的常常是庞大的家庭，肩负的是多种生计方式。典型的妇女活动包括农作物生产、动物饲养、食物加工与料理、在农业企业或其他乡村企业打工、捡柴挑水、买卖和营销、照顾家庭成员及操持家务等（关于农业中的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常见问题，见插文 2），其中诸多活动虽未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经济活动就业”，但对于农村家庭的福祉来说却举足轻重（关于妇女家庭责任的讨论，见第 14 页插文 3）。

在充分融入劳动大军方面，妇女经常面临与性别有关的挑战，这或许要求，政策干预不能只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效率。政策能够影响经济激励机制和社会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则决定着妇女工作与否、工作类型以及此类工作是否视为经济活动、人力资本累积及薪酬水平等。提高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Klasen 和 Lamanna，2009 年）。

农业中的妇女

女性以独立自主的农民、家庭农场的无偿工人或其他农场及农业企业的有偿或无偿劳动力等形式从事农业活动，既从事种植业，也参与畜牧业；既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也参与产业化。她们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经营常常是种植、养殖、水产等相结合的混合农业。所有这些妇女都视为农业劳动力的一部分²。

根据最新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女性占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数为 43%。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从拉丁美洲的约 20% 到东亚、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近 50% 不等（图 1）。图 1 的区域平均值掩盖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见附表 A3 和附表 A4）。

根据国际可比数据，非洲撒哈拉以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平均农业劳动力参与率为世界最高。这里的文化规范一直鼓励女性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历来敦促女性承担自主农业生产的重大责任。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区域数据隐藏了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从科特迪瓦和尼日尔的 36% 到莱索托、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的 60% 以上不等。近几十年来，由于冲突、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人口流动等诸多原因，

² 农业劳动力包括在农业领域从事或寻找正式或非正式工作、有报酬或无报酬就业的人，包括自我雇佣女性和在家庭农场工作的女性，不包括担柴挑水做饭以及照顾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家庭琐事。

¹ 本章资料来自粮农组织（2010a）。

插文 2 关于农业中女性的常见问题

问题 1: 在发展中世界，有多少农业劳动是由女性承担的？

答: 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平均占农业劳动力的 43%；这个数字从拉丁美洲的 20% 到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 50% 不等，但仅有几个国家超过 60%（粮农组织，2010a）。批评人士指出，劳动力统计数据低估了女性对农业工作的贡献，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不倾向于说明自己在农业就业，并且她们的工作时数更长（Beneria，1981 年），但许多时间利用调查资料并未显示发展中世界的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农业劳动（见第二章）。

问题 2: 世界上有多大比重的粮食是女性生产的？

答: 由于概念模糊数据有限，这个问题无法以严谨的实证方式予以回答。“粮食”与“生产”的不同定义，可能会得出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更重要的是，粮食生产需要众多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等，而这些资源通常由并肩劳作的男性和女性一起支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因此按性别划分粮食生产意义不大（Doss，2010 年）。

问题 3: 女性获得的农业资源和投入品比男性少吗？

答: 是的，这是一个关于农业女性的普适性结论，普适于任何国家、各种情况：在所有区域，与男性农民相比，女性农民掌握的土地和家畜均较少，使用的良种和购买的肥料等投入品均少得多，使用信贷或保险的可能性低得多，教育水平较低，获得推广服务的可能性也较低（见第三章）。

问题 4: 女性和女童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吗？

答: 贫困通常以家庭层面的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而非按个体来衡量，因此无法计算单独的男性贫困率或女性贫困率。如果女户主家庭比男户主家庭更贫困（见问题 6），或家庭中存在严重的女性偏见（见问题 7），那么可能存在女性在贫困人口中代表性过高的问题。如果考虑更广义的贫困测量标准，比如生产资源的获取（见问题 3），女性可能比男性更贫困。

许多国家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大幅上升。

东亚和东南亚的女性也是农业劳动力的重大组成部分，平均数几乎与非洲撒哈拉以南相当。这里的区域平均值由中国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自 1980 年以来略有上升，达到近 48%。大多数国家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

40% 至 50% 之间，尽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的比重相对低得多，并且还在下降。

南亚平均值由印度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一直稳定在 30% 出头的水平。这掩盖了其他国家的变化，那里的农业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重出现急剧上升，例如，巴基斯坦自 1980 年以来增

问题 5: 女性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吗?

答: 在大部分国家并从全球数据来看,与男性相比,农村中工资型就业的女性更可能从事季节工、兼职和低工资工作;并且(比对教育、年龄和行业),同样的工作女性获得的工资却比男性低(见第二章)。

问题 6: 女户主家庭是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吗?

答: 粮农组织分析了 20 个国家的 35 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一些国家,女户主家庭可能比男户主家庭更贫困,但在另一些国家则刚好相反——因此无法得出普适结论。由于数据限制,也无法系统地区分未婚、寡居或离异的女户主家庭(法律上的女户主)和那些与成年男子有联系并通过汇款或社会网络接受他支持(事实上的女户主)的女户主家庭,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贫困(Anríquez, 2010 年)。还有证据显示,在 2008 年的粮食价格冲击中,农村的女户主家庭比男户主家庭更易受到影响,因为她们的家庭收入中用于食物的支出

份额较大,而且她们提高粮食生产进行应对的能力较弱(Zezza 等人, 2008 年)。

同样,这些结果也因国而异。

问题 7: 妇女和女童比男性和男童更有可能食物不足吗?

答: 现有数据不支持这一论断,很难得出普适性结论。可获得的有限数据显示,亚洲的情况可能如此,而非洲则不是。需要有更多更好且分性别的人体计量数据和其他食物不足指标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但有证据显示,女童比男童更容易受到收入不定的冲击(Baird、Friedman 和 Schady, 2007 年)。

问题 8: 妇女比男性更有可能将额外收入用于子女身上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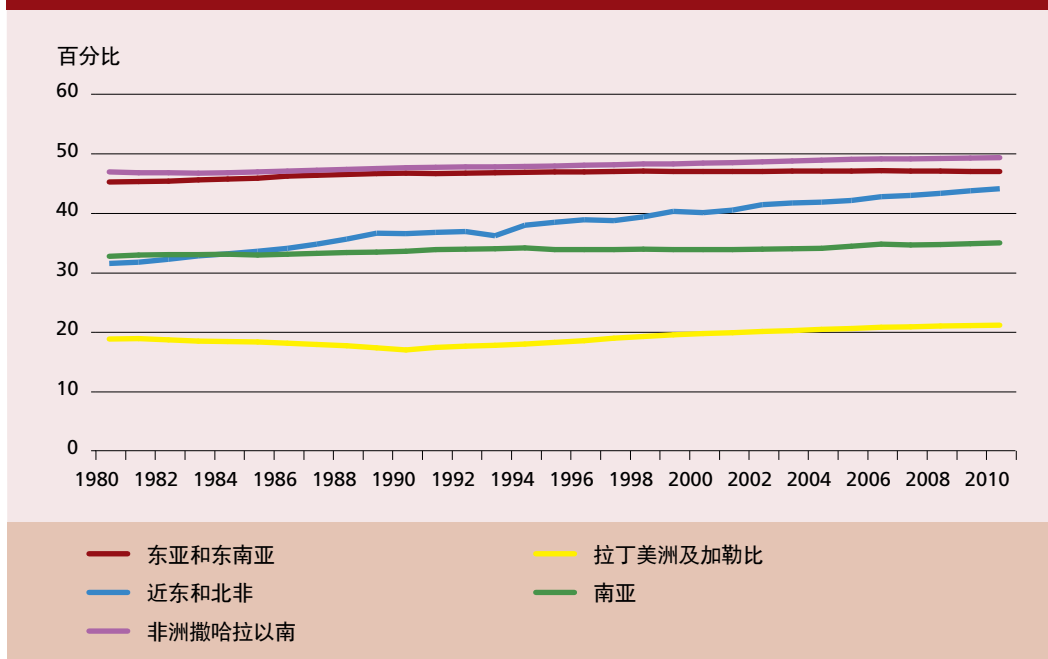
答: 世界各国进行的大量研究证实,将更多收入交付给妇女,则有益于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其他加强妇女在家庭中影响力的措施,例如提高教育水平,也能为儿童带来好处。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但事实充分证明,赋予妇女权力是提高儿童福祉的一种策略(见第四章)。

加了近两倍,达到 30%;而孟加拉的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现在超过了 50%。

近东和北非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出现大幅提高,从 1980 年的 30% 上升到了近 45%。该区域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参与率最高并且增长最快的国家有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

拉丁美洲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总体参与率很高,但农业参与率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低得多,这一现象反映了相对较高的女性教育水平(见第四章)、经济增长和多样性以及鼓励妇女进入城市从事服务工作的文化规范。2010 年,拉丁美洲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只有 20% 出头,略高于 1980 年。

图 1
农业从业人员中的女性比重



注：农业从业人员中的女性比重，用参加农业经济活动的女性人口总量除以参加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总量来计算。各区域平均值进行人口加权。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x。见附件表4。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南美洲国家主导了平均值和上升趋势，而中美洲和加勒比许多国家的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则出现了下降。

近几十年来，尽管一些国家的分性别数据收集工作有所进步，但就使用农业劳动力统计数据测量妇女的农业活动的有效性而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担忧 (Beneria, 1981 年; Deere, 2005 年)。妇女的农业劳动力参与度可能不足以反映妇女的工作量，因为与男性相比，妇女不倾向于把自身活动称为工作，不倾向于填报参与了农业活动，而且平均工作时数更长——因此，即使妇女参与人数较少，但她为农业贡献的总时间可能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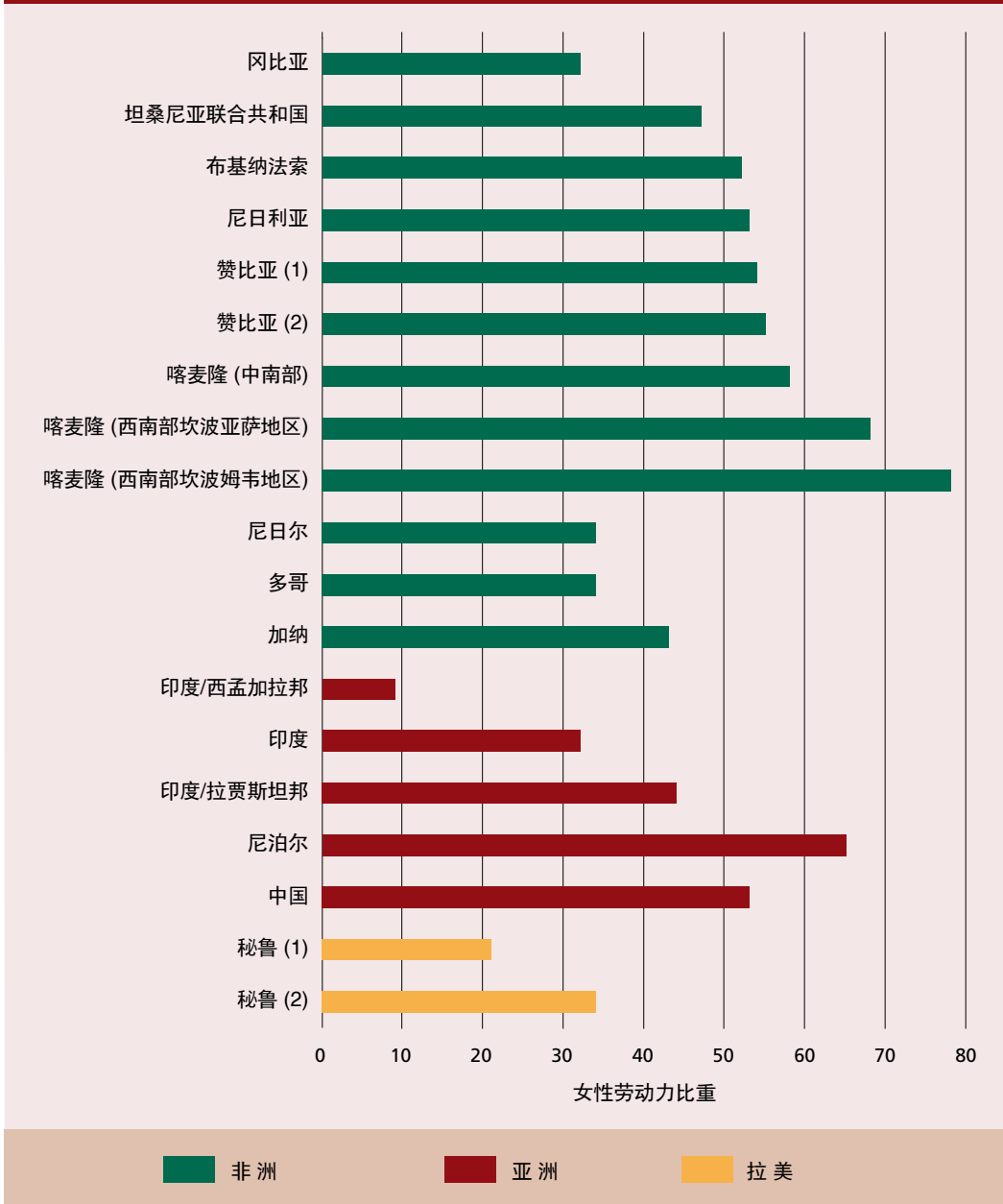
时间利用调查试图完整地反映男性和妇女的时间分配。³ 此类研究通常样本量很小，研究的活动涉及各种不同类型 (有时没有进行清晰界定)，并且采用的方法各异，因此一般而言不具备全国代表性及直接可比性。尽管有诸多不足，但是通过总结这些记录了各类农业活动具体用时的研究，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

涵盖所有农业活动的时间利用调查 (图 2) 揭示了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时国家内部也是如此，但这些

³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承担了 60%—80% 的农业劳动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1972 年; 世界银行, 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009 年)。时间利用调查和农业劳动力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普遍性说法，尽管在一些国家女性确实占农业劳动力的 60% 以上。

图 2

所有农业活动中女性劳动力比重



注：只有印度的调查结果具有全国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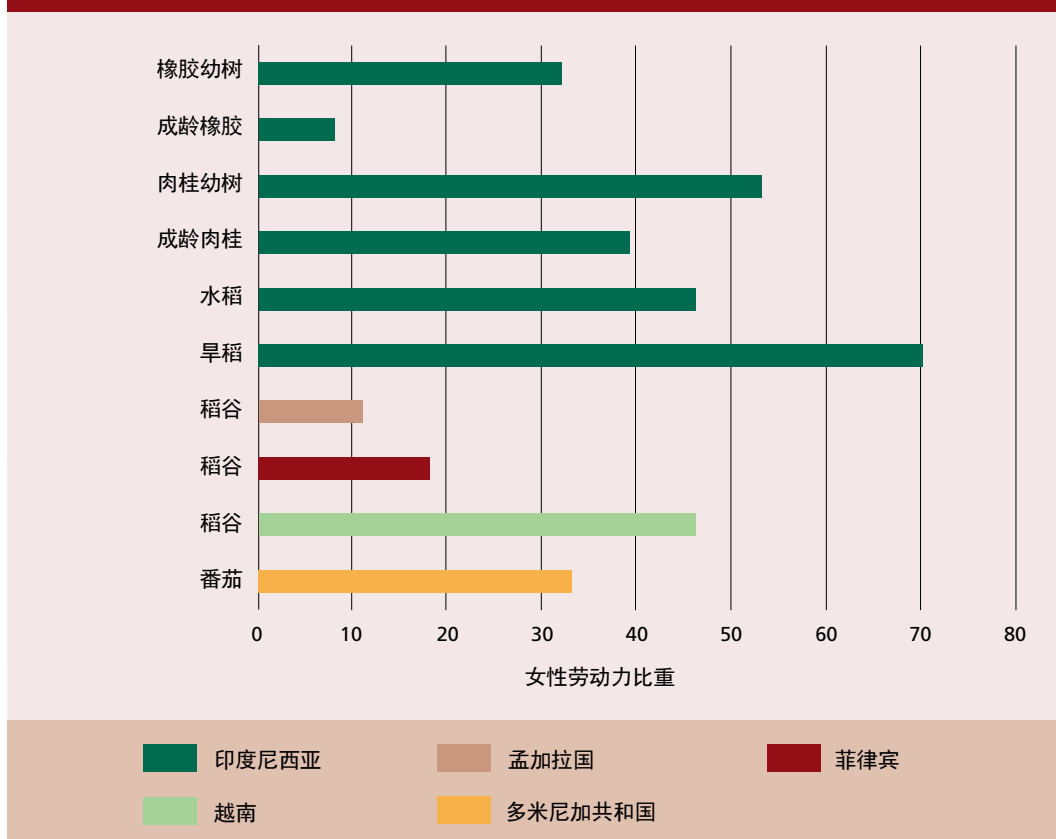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从上至下）：冈比亚：von Braun 和 Webb, 1989；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Fontana 和 Natali, 2008；布基纳法索：Saito, 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尼日利亚：Rahji 和 Falusi, 2005；赞比亚(1)：Saito, 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赞比亚 (2)：Kumar, 1994；喀麦隆中南部：Leplaideur, 1978, Charmes引用, 2006；喀麦隆 (西南部坎波比亚萨地区)：Charmes, 2006, 依据Pasquet 和 Koppert, 1993 和 1996；喀麦隆 (西南部坎波姆韦地区)：Charmes, 2006, 依据Pasquet 和 Koppert, 1993 和 1996；尼日尔：Baanante, Thompson 和 Acheampong, 1999；多哥：Baanante, Thompson 和 Acheampong, 1999；加纳：Baanante, Thompson 和 Acheampong, 1999；印度 (西孟加拉)：Jain, 1996；印度：Singh 和 Sengupta, 2009；印度 (拉贾斯坦邦)：Jain, 1996；尼泊尔：Joshi, 2000；中国：de Brauw 等人, 2008；秘鲁(1)：Deere, 1982；秘鲁(2)：Jacoby, 1992。

数据与上述劳动力统计数据基本相仿。在非洲，女性投入农业活动的时间估计数从冈比亚的30%到喀麦隆不同地区的60%—80%不等。在亚洲，估计数范围从印度的32%到中国的50%以上。拉丁美洲的总体范围较低，但在秘鲁一些地区超过了30%。对印度的研究显示了国家内部的惊人差异。这项全国代表性研究表明，全国女性在农业中的总用时比重平均为32%，但该比重涵盖了西孟加拉邦的不到10%乃至拉贾斯坦邦的40%以上不等。

类型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的不同，妇女在农业活动中的用时也大不相同(图3)。栽种是最主要的妇女活动，但除了耕地以外，妇女一般对所有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显示，女性对旱稻生产的参与程度高于水稻，对肉桂和橡胶等幼树的管理参与程度高于成龄树。上文曾提到，印度的数据掩盖了西孟加拉邦和拉贾斯坦邦之间的巨大差异，但这两个地区的年轻女性对本年龄组农业总用时贡献的比重都大于老年女性对本年龄组的贡献比重。例如，在拉贾斯坦邦，14至19岁

图3
若干农作物生产中的女性劳动力比重



资料来源(从上至下): 印度尼西亚(橡胶幼树):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印度尼西亚(成龄橡胶):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印度尼西亚(肉桂幼树):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印度尼西亚(成龄肉桂):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印度尼西亚(水稻):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印度尼西亚(旱稻):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a; 孟加拉国: Thompson 和 Sanabria, 2010; 菲律宾: Estudillo, Quisumbing 和 Otsuka, 2001; 越南: Paris 和 Chi, 2005; 多米尼加共和国: Raynolds, 2002。

少女对本年龄组农业总用时的贡献高达60% (Jain, 1996年)。分别针对秘鲁和赞比亚的两份研究发现, 差异反应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与时段上。

时间利用研究有助于充分分析农业中男性和女性的活动, 以及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随作物、地区、管理结构、年龄和民族不同而有何差异。它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政策决定, 应在何时、何地及如何采取针对女性的干预措施, 以及如何建设性地把男性纳入这一进程。鉴于农业中性别角色的差异, 不宜对各区域的用时情况下普遍结论。考虑了特定人口和文化背景的性别角色研究, 能够为技术投资、推广服务、产后活动和营销干预方面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切实的指导。

确实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普遍结论, 即除了农作时间外, 妇女通常还把时间用于准备食物、照顾子女等家庭责任上 (见插文3)。在大部分社会中, 家庭责任按性别划分, 尽管划分习惯因文化和时代的不同而异。根据家庭结构和规模, 这些家务劳动可能极为耗时。对各区域的时间分配研究已经显示, 如果计算中含照料家庭的时间, 那么妇女的工作量远远超过男性 (Ilahi, 2000年)。集各项义务于一身, 通常意味着妇女的时间比男性更紧张 (Blackden 和 Wodon, 2006年)。

现代合同农业中的妇女⁴

现代农业价值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生产高值农产品的合同农业或订单农业不断增长, 这些做法又称公司加农户, 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借此寻求高质产品的稳定供应。这能帮助小

型农户和养殖户克服国内外市场上因城市消费者日益严格的要求导致的技术障碍和交易成本问题。

但有证据显示, 女性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合同农业排除在外, 因为她们不能牢固控制可以保证产品稳定供应所需的土地、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例如, 在肯尼亚新鲜果蔬出口部门的小农合同农业项目中, 妇女仅占项目农民数量的不到10% (Dolan, 2001年), 而在抽样调查的59个塞内加尔生产出口菜豆的合同农民中, 只有1个是妇女 (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年)。

然而, 尽管男性掌握着合同, 但合同地块的许多农活都由作为家庭劳动力的妇女承担。例如, 南非70%的糖料合同农业案例中, 甘蔗地里的骨干农民是妇女 (Porter 和 Philips-Horward, 1997年)。在印度旁遮普, 由男性农民掌握的蔬菜合同农业项目中, 妇女的工作时数比男性更长 (Singh, 2003年)。在中国一个涉及数千农民的大型合同农业项目中, 妇女虽然没有自己签订合同, 却承担了大部分与合同农业相关的工作 (Eaton 和 Shepherd, 2001年)。妇女是合同农业中的无偿家庭劳动力, 从而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补偿 (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年)。

合同农业是提高了总体家庭收入, 还是制造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 证据混杂。例如Dolan (2001年) 提出, 发展高值园艺产品供应链对肯尼亚农村妇女不利, 因为原本由妇女用来种植蔬菜用于家庭消费和当地市场销售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被男性剥夺用于合同下的出口蔬菜生产。另一方面, Minten、Randrianarison 和 Swinnen

⁴ 本节材料基于 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年)。

插文 3 妇女与无偿的家庭责任

尽管情况因文化不同而异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但在大部分社会中，妇女仍旧承担着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对很多国家进行的时间利用研究估计，准备一日三餐的时间有85%—90%来自妇女，并且她们通常还负责照顾子女和承担其他家庭杂务。家务和农活共同带来的时间负担对于非洲妇女来说尤为沉重 (Ilahi, 2000年)。

除了在家庭外做着与男性几乎同样多的工作，加纳妇女还承担着更加沉重的家务负担 (Brown, 1994年)。乌干达的妇女认为，她们之所以无法面向市场扩大生产，是因为她们需要花时间照顾家人、在丈夫的园中劳作并为家庭生产粮食 (Ellis、Manuel 和 Blackden, 2006年)。加纳、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农村家庭中的妇女和女童承担约65%的各类搬运活计，如捡柴挑水、将粮食运到磨坊等 (Malmberg-Calvo, 1994年)。

由于承担的家务劳动性别特点突出，影响家庭或环境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男性和妇女带来不同影响。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已大大增加了照顾自家病员或亲属遗孤所需的时间 (Addati 和 Cassirer, 2008年)，森林破坏则导致妇女需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捡薪捡柴 (Kumar 和 Hotchkiss, 1988年; Nankhuni, 2004年)。

在坦桑尼亚，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有限的公共服务使农村妇女必须花很长时间用于挑水捡薪做饭和其他家务及子女照料活动。改善与汲水捡薪做饭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 (如谷物磨坊等)，便能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妇女从每年80亿小时的无偿劳动重担下解放出来，这相当于做460万份全职工作所需的时间。此类改善也可能为男性节省时间，但是节省得较少：相当于20万个全职工作的时间 (Fontana 和 Natali, 2008年)。

(2009年)的研究结果虽然没有分性别列出，却显示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马达加斯加的高值蔬菜合同农业带来了粮食 (大米) 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改善了家庭的粮食获取，缩短了歉收时间或“饥荒时节”。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年) 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塞内加尔菜豆出口部门带来了男女之间的资源矛盾，因为家庭只把部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用于菜豆生产，而且是在农闲季节，这与种植主要粮食作物和其他生计作物的主要雨季时段并不重叠。

畜牧养殖活动中的妇女⁵

在游牧和农牧混合体系中，畜牧业在支持妇女、改善妇女经济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妇女大量参与的领域。据估计，贫困养殖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而这些妇女约有四亿之众 (Thornton 等人, 2002年)。她们和男人孩子一起喂养畜禽，但一些特定品种和特定活动更多地与妇女有关。例如，妇女在家禽 (粮农组织, 1998年; Guèye, 2000年; Tung, 2005年) 和泌乳动物 (Okali

⁵ 本节材料由粮农组织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动物生产及卫生司撰写。

和 Mims, 1998 年; Tangka、Jabbar 和 Shapiro, 2000 年) 管理以及照管其他家养舍饲动物方面通常发挥突出的作用。在分工方面, 男性更多的是从事建造圈舍、放牧以及在妇女不便出门时销售产品, 而妇女则在蛋、奶和禽肉的家庭消费方面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并且这些产品的销售以及销售收入一般也由她们掌控。或许正因如此, 对于旨在改善农村妇女状况的开发项目来说, 家禽养殖和小规模乳品项目是颇受欢迎的投资。在一些国家, 小规模养猪同样由妇女主导。在养殖创收方面, 女户主家庭同男户主家庭一样成功, 尽管可能由于劳动力限制, 她们的养殖数量会比较少。在只有男性才能获取土地的社会, 畜禽养殖所有权对妇女而言就特别具有吸引力 (Bravo-Baumann, 2000 年)。

妇女在小规模畜牧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然而在集约化生产和与规模化养殖相连的销售链条方面的妇女活动则较少记述。过去四十年间, 受收入增长的推动, 畜产品需求较主食需求增长更快, 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并且这种趋势有望持续。在满足农村消费者需求方面, 游牧和小规模农牧混合体系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则由集约化商业生产体系越来越多地供应肉、奶、蛋来满足, 这对妇女参与畜牧生产有着重要影响, 因为不同规模的养殖体系及生产销售链条不同环节所需的角色、职责和资源显著不同。

现有证据显示, 妇女在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会降低, 原因有两个。首先, 随着养殖企业扩大规模, 决策、收入乃至有时对整个企业的控制权都向男性转移。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 例如在越南许多中型养鸭企业由妇女管理; 但非常常见, 可用妇

女在土地和信贷获取上受到限制予以解释。第二个主要原因是, 随着畜禽产业不断进行集约化和整合, 所有小农生产者都面临着挑战, 许多破产。这对养猪业主和家禽业主来说尤为明显 (Rola 等人, 2006 年), 但不仅限于这些品种。鉴于妇女创业能力更加受限, 这意味着她们更趋于成为畜禽企业的雇员而不是自主经营。一些特定活动, 例如日龄雏鸡养殖和屠宰加工零售等, 无论哪里的艰苦半熟练工作需要做, 哪里就有妇女的身影, 但与男性相比, 鲜有妇女参与及对资源支配情况的研究资料。

渔业及水产养殖活动中的妇女⁶

2008 年, 全世界近 4500 万人以全职或兼职形式直接从事第一产业的渔业活动⁷。此外, 估计 1.35 亿人从业于第二产业, 包括捕获后活动。尽管无法获得按性别分类的综合性数据, 但案例研究表明妇女可能占渔业总就业的 30%, 含第一和第二产业。

86 个国家提供给粮农组织的信息显示: 2008 年, 540 万妇女从事第一产业的捕捞和养殖活动, 占渔民总数的 12%。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主要生产大国, 女性渔民各占捕捞和养殖渔民总数的 21% 和 24%。

妇女很少参加商业性近海和远洋捕捞, 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强度, 而且还由于妇女的家庭责任和 / 或社会规范使然。她们通常在沿海或内陆水域使用小船或独木舟从事生计型或商业型捕鱼。妇女也在小型手工渔业和商业型渔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担当企业家或提供劳动。例如在西非, “渔妈妈”扮演了重

⁶ 本节材料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撰写。

⁷ 粮农组织的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定期收集仅与第一产业相关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就业统计资料, 因此这些数据不包括捕获后活动。

要角色，她们通常拥有资金，直接且积极地投身于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渔业链条的协调工作。

对从事水产养殖的妇女，特别是在水产养殖具有悠久传统的亚洲所做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劳动力贡献率高于男性，尽管此专题上按性别分类的宏观资料几乎不存在。据称，在中国、印尼和越南，妇女分别占农村水产养殖劳动力的33%、42%和80% (Kusabe和Kelker, 2001年)。

无论在小型手工渔业还是在产业化渔业中，妇女最重要的作用出现在加工和销售阶段，这个阶段中她们在所有区域都很活跃。在一些国家，妇女已成为鱼品加工企业的重要业主。事实上，大多数鱼品加工工作均由妇女承担，无论是在自家家庭作坊内工作，还是在大型加工企业作临时工。

林业活动中的妇女

妇女在诸多重要方面为正式和非正式林业领域做出了贡献。她们在农林混作、流域管理、树木改良以及森林保护保持方面发挥了作用。林业还是妇女就业的重要渠道，特别在农村地区。从苗圃到种植园，从伐木到木材加工，妇女在世界森林产业劳动力中占有明显比重。尽管妇女为林木部门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的作用却未得到充分认可，也未有资料记载。她们与同工男性不同酬，工作条件也恶劣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及农发基金, 2009年)。

据《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2005年全球森林部门从业人员约1100万人，不过无法获得按部门和性别分类的女性从业人数的全面数据 (粮农组织, 2010c)。发展中国家有关证据表明，妇女通常从事锯木场、苗圃和伐木场的琐

碎工作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及农发基金, 2009年)。粮农组织在非洲和欧洲开展的研究表明，妇女在林业部门不担任高级或决策职务，而是主要任职于行政和支持性工作岗位；女性专业人员主要担任专家 (如研究工作) 或一线初级管理人员。关于林业中临聘或自主经营的妇女人数及作用的信息有限 (粮农组织, 2006a, 2007年)。研究表明，尽管妇女在此行业的代表性未得以充分体现，但仍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做法，特别是在欧洲 (粮农组织, 2006a年)。这表明，高层给予持续坚定的重视和规划，可以促使林业中女性专业人员人数和担任高级职务方面获得量化改善。

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妇女

在发展中国家，大约70%的男性和40%的女性处于就业状态 (图4A)。男性就业率从近东和北非的60%以上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近80%不等。各区域女性就业率则差异更大，从近东和北非的大约15%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6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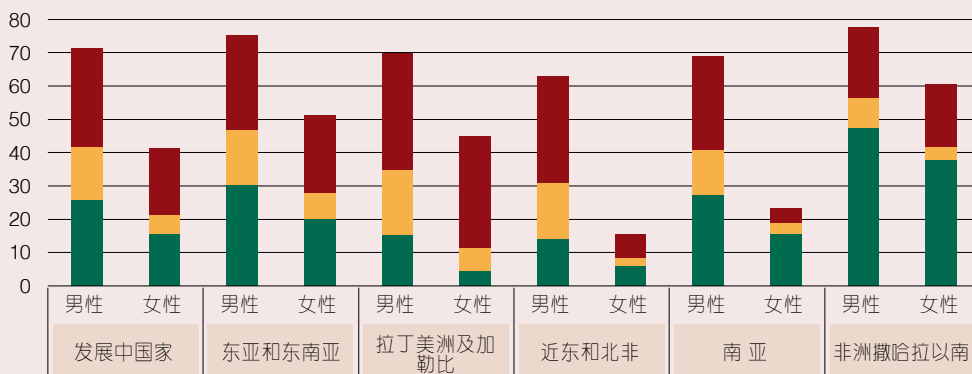
在亚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就业妇女更可能从事农业而非其他部门的工作 (图4B)。南亚近70%的就业女性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60%以上的就业女性从事的是农业，而且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处地区，与男性相比，就业妇女同样甚至更可能从事农业。主要例外是拉丁美洲，这里的农业提供给妇女的就业渠道相对较少，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不倾向于从事农业。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事工资型就业的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与男性相比，女性从事此类工作的可能性更低 (世界银行, 2007a)。在农村地区，农村创收活动 (RIGA) 项目收集的数据显

图 4
各产业就业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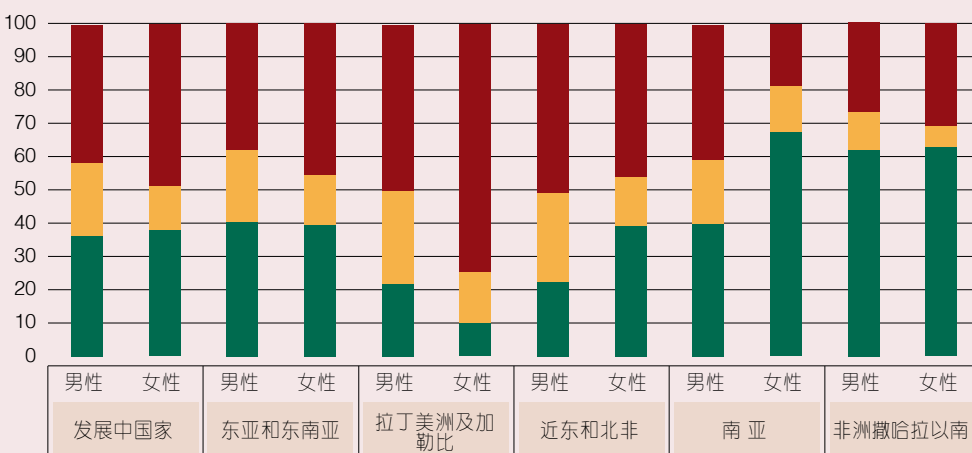
A - 就业人口占成年人口总量的比重（按性别和产业分列）

男性总人口比重和女性总人口比重



B - 男性和女性就业的产业分布

男性就业比重和女性就业比重



■ 农业 ■ 工业 ■ 服务业

注：这些数据仅覆盖了各区域的一部分国家。对成年劳动力的定义因国而异，但一般指 15 岁以上的人口（含 15 岁）。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09 年。

示，正规和非正规工资型就业的性别鸿沟很大（图 5）⁸。例如，在加纳，近

15% 男性及低于 4% 的女性从事工资型就业。在一些国家这一差距更大，如在孟加拉，24% 的农村男性和仅仅 3% 的农村女性从事工资型就业。拉丁美洲也是类似情况，如在厄瓜多尔，近 30% 的农村男性和仅仅 9% 的农村女性挣工资。

⁸ 农村创收活动 (RIGA) 是粮农组织的一个项目，通过对 27 个国家开展现行生活水平调查 (粮农组织，2010 d)，创建了农村家庭收入来源的国际可比数据库。农村创收活动项目采用的大多数调查由国家统计机构和世界银行协作完成，并构成世界银行生活水平测量调查 (LSMS) 的一部分。

图 5
男女两性的农村工资型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d。

即使从事工资型就业，农村妇女更可能从事兼职、季节性和/或低收入的工作。在马拉维，90%的女性和66%的男性做兼职（图6A）。在尼泊尔，70%的女性和45%的男性做兼职。与其他区域相比，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不太明显。

农村工资型就业呈现出如下特点：男女从事季节性工作非常普遍，而在大多数国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从事季节性工作（图6B）。例如在厄瓜多尔，近50%女性而不到40%男性从事季节性工作。

同样的情况是，与男性相比，农村工薪女性更可能从事低工资工作（图6C），低工资工作定义为工资低于农业工资中位数的工作。在马拉维，60%以上的女性从事低工资工作，而男性则不到40%。在孟加拉这一差距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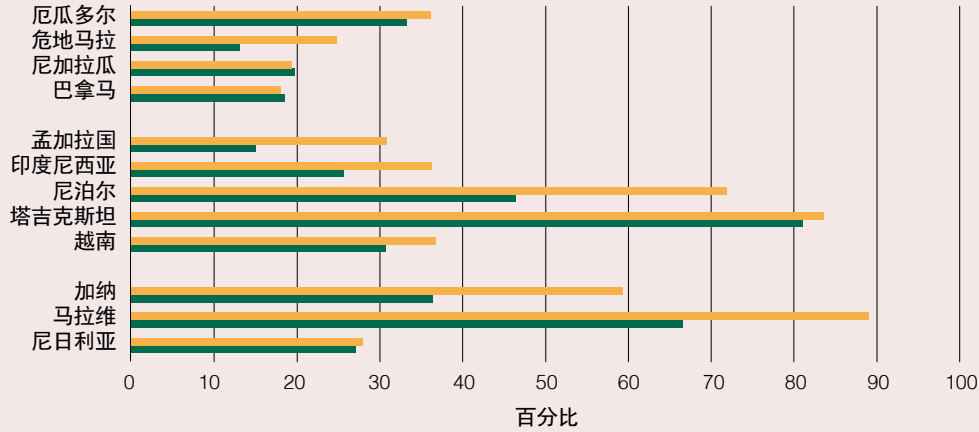
80%的女性和40%的男性从事低工资工作。研究发现，这种状况唯一的例外是巴拿马。

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差异及工资结构差异可能源自众多原因。在许多国家，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低，工作经验更少，因而挣得的工资可能更低。此外，教育程度低和工作经验不足削弱了她们的议价权，因此更可能接受低工资和非常规工作条件（Kantor，2008年）。许多研究证据证实，在同等工作及可比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条件下，与男性相比，女性平均获得的薪水更低（Ahmed和Maitra，2010年；Fontana，2009年）。同时，由于面临着家庭义务带来的时间制约，女性可能更偏爱兼职或季节性工作，而这些工作通常报酬低。一些社会规范将妇女束缚在某些部门或供应链的某种环节，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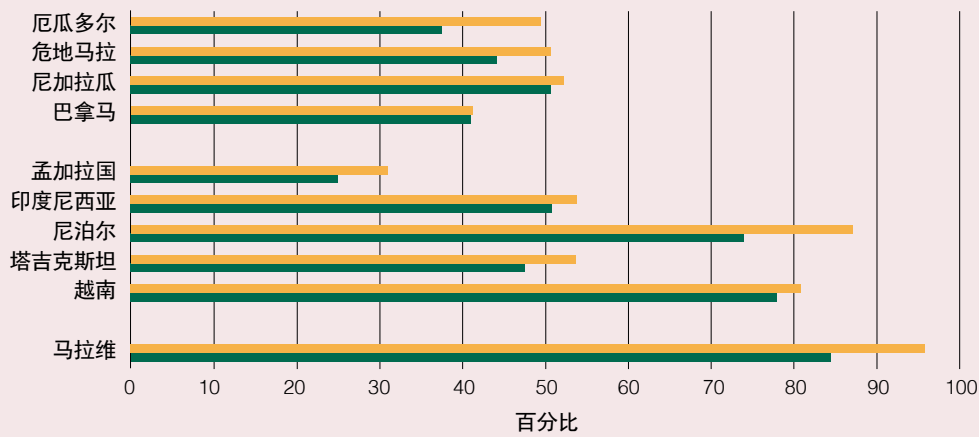
图 6

男女两性的农村工资型就业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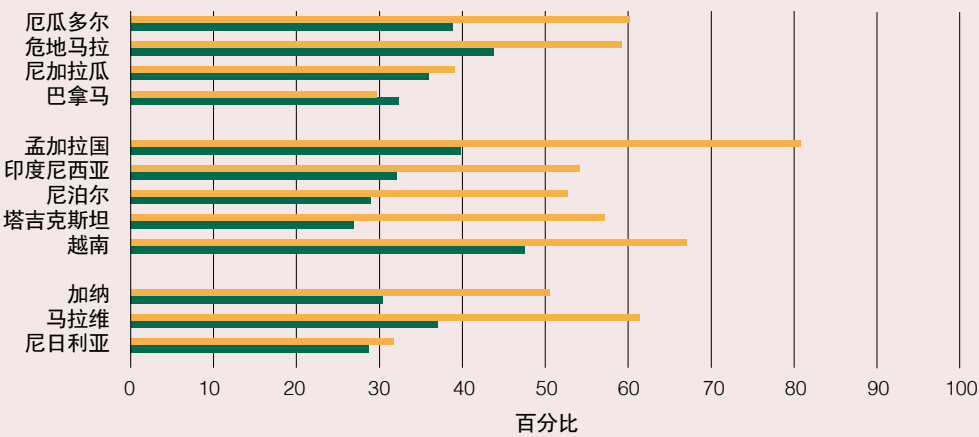
A - 兼职工作比重



B - 季节性工作比重¹



C - 低工资工作比重



女性 男性

¹无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d。

展机会，也加剧了这些部门的低工资和低社会地位状况。

在农村创收活动项目数据集(图7)所涉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男性平均工资均高于女性平均工资。例如在加纳，城市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出31%，农村男性的工资高出女性58%。无论何地，女性工资均低于男性，只有巴拿马农村地区例外。在一些国家，农村地区男女工资差距较大，但并非世界各地处处如此。在大多数农村创收活动项目国，同等资格的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工资低，部分原因来自职业性别隔离和歧视(Hertz等人，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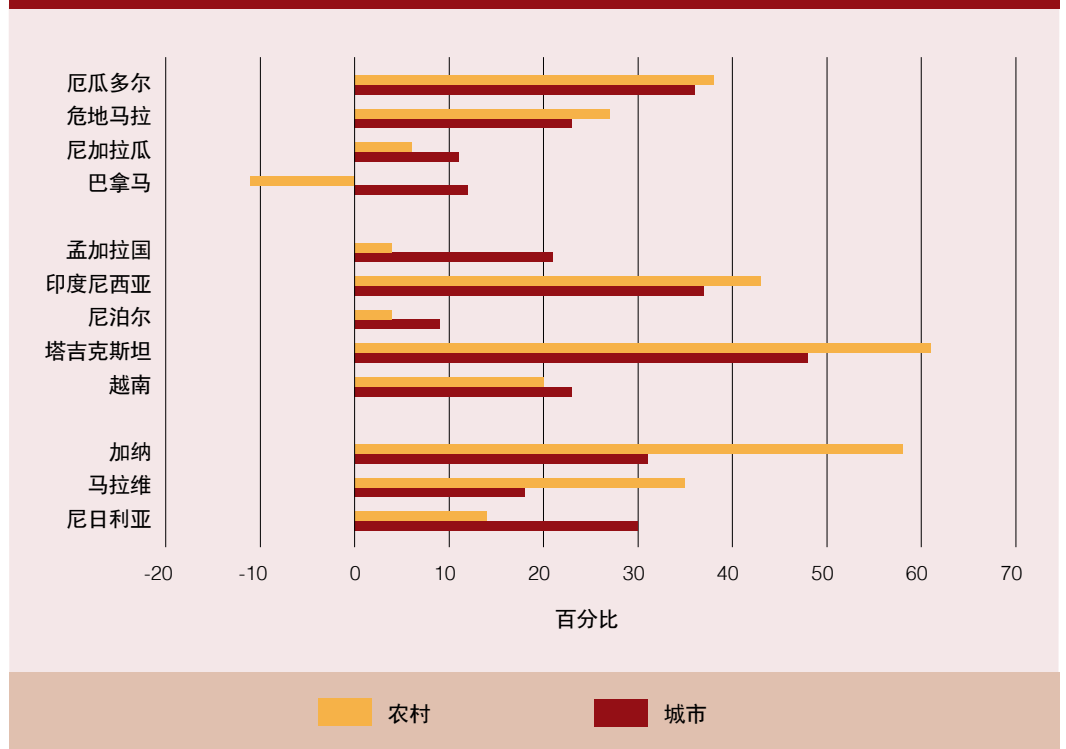
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继续面临职业隔离和歧视之际，面向农产品出口

及农产品加工的供应链上出现了新型组织，给妇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与传统农业就业相比，通常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妇女大规模进入非传统外向型农业生产的包装环节，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女性就业最重要的进展之一(Deere，2005年)。

妇女确实是农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和农业价值链对妇女来说也同样重要，因为提供了就业渠道。新鲜果蔬、花卉和畜产品等高值产品的商业价值链迅速发展，供应给城市超市和出口市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现代价值链的发展乃至农业结构的转变对妇女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趋势对妇女影响方面的分析

图7

城乡地区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距



注：工资差距按照男性和女性日平均工资之间的差额占男性日平均工资的百分比计算。工资差距为正数时，表明男性工资高于女性。农村地区工资差距涵盖了农业和非农就业。

资料来源：Hertz等人，2009年。

表 1
若干高值农业产业中的就业状况

| 国家 | 商品 | 调查时间 | 农业产业从业人数 | 女性从业人员所占比重(%) |
|---------|-----------------|------------------|-----------------|---------------|
| 喀麦隆 | 香蕉 | 2003 | 10 000 | .. |
| 科特迪瓦 | 香蕉和菠萝 | 2002 | 35 000 | .. |
| 肯尼亚 | 花卉 | 2002 | 40 000—70 000 | 75 |
| 塞内加尔 | 四季豆和圣女果 | 2005 2006 | 12 000 3 000 | 90 60 |
| 乌干达 | 花卉 | 1998 | 3 300 | 75 |
| 南非 | 落叶水果 | 1994 | 283 000 | 53 |
| 赞比亚 | 蔬菜、花卉 | 2002/3 2002/3 | 7 500 2 500 | 65 35 |
| 智利 | 水果 | 1990s | 300 000 | 约46 |
| 哥伦比亚 | 花卉 | 90年代 中期 | 75 000 | 60—80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水果、蔬菜、花卉、 植物 | 1989—90 | 16 955 | 约 41 |
| 墨西哥 | 蔬菜 | 1990s | 950 000 | 90 |

资料来源：非洲部分，Maertens 和 Swinnen，2009 年，表 1，基于多种来源；南美洲部分，Deere，2005 年，附件 2，基于多种来源。

关注却相对较少 (Maertens 和 Swinnen，2009 年)。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妇女主导着诸多高值农产品产业链中的就业 (表 1)。尽管外向型农业产业提供的新工作可能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就业，但却常常为妇女提供传统农业无法提供的更好的工作机会，并还可成为革新手段，对妇女和农村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Maertens 和 Swinnen，2009 年；Deere，2005 年)。

拉丁美洲的花卉产业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产生的观点截然相反。例如在哥伦比亚，Friedemann-Sanchez (2006 年) 发现，直接从事出口鲜切花种植的劳动力中有 64% 是妇女，并认为此类农业产业工作属技术熟练型工种，尽管其他人认为属非技术熟练型工种 (如 Meier，1999 年)。尽管在直接参与栽培活动的妇女中，有些确实担任监管工作，但担任管理职位和专业技术职位的比例

仍很低 (Friedemann-Sanchez，2006 年)。Fontana (2003 年) 同样发现，主要面向出口市场的部门中，随着利润增长，女性会逐渐被男性雇员取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厄瓜多尔的凯杨波镇，花卉产业的到来 (与其他家庭和个人因素一起) 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了时间利用模式 (Newman，2002 年)。妇女在有酬和无酬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总和并未增长，这与频繁批评农产品出口发展的意见截然相反，批评意见认为妇女身受花卉工作重压。然而关于花卉产业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男性在家务中的参与度确实加大了。在厄瓜多尔的科塔卡奇则恰恰相反，妇女并不准备走路或坐班车到花卉企业上班，尽管花卉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资。妇女并未选择花卉企业就业，意味着要么她们的丈夫可能不允许她们工作，要么这种工作可能会对家庭关系有害 (Newman，2002 年)。

在塞内加尔，现代园艺产品供应链的发展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直接有利影响，降低了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 (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 年)。本研究还发现，与无偿提供家庭劳动力的高值小农合同农业相比，妇女从大规模种植园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就业中获益更大。

■ 主要信息

-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平均构成农业劳动力的 43%，浮动范围从拉丁美

洲的大约 20% 到东亚及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近 50% 不等。这一比重在一些国家高些，在世界一些地区在迅速改变。

-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农业是农村妇女就业最重要的渠道，但这一情况因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与男性相比，妇女更可能从事低工资、兼职和季节性工作，即便在资质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妇女往往挣得的工资较低。但与传统农业工作相比，高值及外向型农业产业带来的新工作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